

专属时光

□侯淑荷

每天晚饭后的两个小时，是我和母亲的专属时光。

九十岁的母亲，前不久生了一次小病之后，时常会犯糊涂，明明是下午三点，她看着时钟却说：“现在天亮得真早，才三点，都亮得像白天一样了。”

母亲喜欢运动，我不放心她一个人出门，每天吃过晚饭，我都会带她下楼锻炼身体。

母亲最喜欢去楼下的小广场。傍晚时分的小广场十分热闹：跳广场舞的、做健身操的、踢毽子的、吹拉弹唱的，摆摊卖各种小吃的……她看着这浓浓的烟火气息就喜笑颜开。

母亲喜欢去健身器械上按摩拉伸身体。九旬的母亲有时像不听话的“孩子”，总爱在健身器械上把腿抬得老高。我劝她说：“不能这样，太不安全了。”她从来都不听，还总爱和别人显摆她能把腿抬得更高，吓得我只好寸步不离地站在她身后保护着她，她还总嫌我碍事。

为此，我一直想让母亲换一种运动方式。看看广场上，感觉健身操比较平稳，她做起来应该难度不大，我就对母亲说：“妈，明天咱俩做健身操吧，跟着音乐一起做，那多好玩啊！”母亲不感兴趣地说：“我觉得没啥意思。”我知道母亲的“孩子气”，故激她：“妈，不做就不做吧，健身操对您来讲太难了，估计您也学不会！”她听我这样讲，马上不服输地说：“想学还有学不会的，我第一天不会，就多学些天呗。”我说：“那我们就跟着队伍学起来啊！”

于是，母亲真的开始学习健身操了。通常我让她站在我前边，这样我可以随时观察到她的情况。她跟着前面的队友学得很认真，一段时间后，虽然还

不能完全跟上节奏，但也做得有模有样了。每次做完操结束，母亲会像小孩子一样扑到我怀里和我拥抱一下，那样子像是在对我说：“我做得很好吧？”我会马上竖起大拇指说：“老妈，真棒！”这时的她就像考出了好成绩的小学生被家长夸奖了一样，脸上露出骄傲和幸福的笑容。我搂着日渐瘦小的母亲，心里有种无可名状的感受：时光匆匆，不知不觉间，我与母亲已经发生了角色互换。

陪母亲做完操，我会牵着她的手散会儿步。她走得很快，说话也慢。有时候，她会想起一件陈年旧事对我唠叨一会儿。她对现在发生的事情常常转瞬就忘记了，对从前的事情却记忆犹新。因此，我知道了许多我从前不知道的事情：她小时候，姥爷如何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；她在家中店铺帮父亲照顾生意时，是怎么被父亲的家人相中，然后托媒人前来向姥爷提亲的；从前日子要怎样精打细算，才能让一大家人不挨饿；我小的时候她很忙，一直是奶奶照顾我，那时候的我爱耍赖皮，都很大了还不肯自己走路，总让奶奶背着我，而奶奶很宠我，真的走到哪儿，就背我到哪儿……

每次听母亲讲这些从前的事情，我心里都被温暖感动着，感动人与人之间妙不可言的缘分，感动一辈又一辈浓浓的亲情……

曾经，我把陪母亲锻炼身体当作为人女儿的义务去做，现在，我越来越迷恋上和母亲在一起的这段专属时光。这段时光丰富了我的生命，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安心和幸福。

我只希望，我和母亲这样的专属时光能够绵长到永远。

这里虽好，终究缺少那么一点烟火味

搬家

家

□李玉龙

2005年，儿子刚出生时，我们还在租房住。也是在他出生那年，我买下了位于广州广园新村的一套住房，那是我买的第一套房。见我有了儿子又有房子，父母乐开了花。

孩子的出生，令我的压力变得越来越大，也因为这种压力，我在工作上有了很大的提升。各方面的应酬多了起来，我经常晚归甚至出差不归。我给妻子的解释很简单：我有责任让你们过得更好，但不努力能行吗？

2015年暑假，我们从广园新村搬到珠江新城的某个高档小区。房子一年前就装修好了，一直等到儿子小学毕业我们才搬过来，只是不想让他转学或每天要跑那么远的路去上学。

父母随我们一起搬进了新居。刚搬来时，他们依旧非常开心、兴奋并略带一点傲娇，渐渐的，我却察觉到，父母变得寡言少语，偶尔还听到父亲一声叹息。某天趁妻子带保姆外出久了，我和父母坐下来，想问个究竟。父亲一开始没说什么，后

来说这里菜市场的菜比广园新村那边贵了一半还要多，品种也少，生活成本太高了。我说，既然住过来了，就要接受这个地段的消费，而且我们有这个能力，东西虽说贵吧，但都是优先挑选，还是值得的。父亲不再说什么，但我觉得他越来越沉默。

某天晚上，我因为应酬，喝多了酒，深夜回到家时竟发现父亲还在看电视。我随口问了一句：“爸，这么晚了怎么还没睡？”父亲说：“睡不着，看会电视。”我当时并没有太在意。但后来我数次晚归，都看到父亲在看电视，这才觉得有点不对。

一天，我吃完早餐准备上班，母亲告诉我：“你爸不太舒服，要是能请假，你陪他到医院看一下。”母亲这句话让我感到担忧，赶忙请假带父亲去中医院看病。医生开了几包中药，说没啥问题，只叮嘱父亲要好好休息，保持充足的睡眠。回到家后，我就告诉母亲说：“以后你让我爸少熬夜，他一开始没说什么，后

医生说他就是睡眠不够。”母亲听了我的话，欲言又止。后来她才说：“你最近工作忙，压力大，为了这一家老小你确实很辛苦，但你也不能拿身体去交换。你之前每天下班都很早回来，我和你爸就吃得好、睡得安，现在看你经常很晚回来，还喝得醉醺醺的，我和你爸能不急吗？每天晚上都是听到你开了门走进房间，我们才能睡得着。尤其是你爸，他是实在没办法睡着，才到客厅看电视等你的。”

妈妈的话像是一声闷雷，重重地击在我的心上。打那之后，我能推掉的应酬都尽可能推掉，每天都尽早回家，如果确实有事，我也会提前告诉父亲，让他别再等我。从此之后，我再也没有见到父亲深更半夜还坐在客厅了。

我是异乡人，19岁那年来到广州发展。父亲后来随我来广州，也在广州生活了二十几年。一开始住广园新村，他

认识了不少邻居老乡，处得像老家的左邻右舍一样，偶尔还一起打打麻将。母亲参与社区活动，也收获了很多快乐和朋友。但搬到新小区后，我发现这里很少老乡，也没有麻将，这里的网球场和游泳池根本让父亲提不起兴致。我明白，这里虽好，终究缺少那么一点烟火味，他们的日子过得太沉闷了。

我决定，让父母搬回广园新村。

我把已放租出去的房子，重新收回来。趁机装修了一下，把家具电器也更换一新，只留下一个父亲喜欢的床头柜，还有平时父亲天天对着的钟表。

重新住回广园，父母脸上又有了难掩的笑容。我觉得我做了一件极为正确的事情，终于让他们也过上了想要的生活。还有一点同样重要，就是我懂得了家庭及生命的珍贵，不再让他们那么担心了。

我觉得，从懂得了父亲的那一刻开始，我才真正悟了人生。

唱军歌

□刘强

也昂首挺胸，整个人绷得笔直，结果汗珠顷刻便如涓涓细流般流淌下来。

我们站了一会，教官大声问：“站军姿是军人最基本的姿态，也是军人的必修科目，你们感觉如何？”

“太难了！”我们回答。

“军人有铁一般的纪律，从今天开始，站军姿就是我对违纪者的惩罚手段，每次半小时。”教官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。

接下来，教官从易到难带领我们训练列队、立正、稍息、齐步走、正步、正齐步转换等基础课程。记得在齐步走换正步走训练时，班上有个同学总是学不会，他一出错，往往导致整个队伍都混乱了。教官忍无可忍，责令其出

列，罚站军姿半小时。他被教官拉至操场一角，面对围墙，按标准姿势站立。教官从地上捡来两片树叶，分别夹在他两手与裤子中间，说只要树叶掉落就要加罚。

烈日下，同学汗如雨下，大约15分钟后，他突然喊道：“报告！”

“你有什么话要说？”教官问。

“报告教官，我会唱军歌，可否免除15分钟处罚？”同学询问。

“这个可以。向后转！”教官发令。

我们正好到了课间休息时间，便席地而坐。只见大汗淋漓的同学扯开嗓子唱了起来：“日落西山红霞飞，战士打靶把营归，把营归……”激扬的歌声引来其他队列的注意，大家纷

纷驻足观看和倾听，特别是带着乡音的“Mi so la mi so”那两句真是绝，深深折服了在场的教官与同学。

同学凭借会唱军歌的技能成功为自己“减刑”，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。每天晚上，我们就在宿舍里练习唱军歌，《说句心里话》《十五的月亮》等优美的旋律经常直至夜深才停歇。在最后一天的会操时，唱军歌竟成了我们班的特色内容，受到学校领导和部队首长的赞誉。

那天会操结束后，在“送战友，踏征程”的嘹亮军歌声中，教官们与我们依依惜别。他们向我们敬礼后，登上大巴，最后驶出校门消失于我们的视野。而我们，早已泪流满面。

□陈冲



朝伯凉茶

在那渐行渐远的记忆中，家乡杨梅圩的许多人和事都有些模糊了，但朝伯凉茶，一直烙在我心灵深处，历久弥新。

朝伯凉茶，没有店铺，没有招牌，只有一张方桌，上面搁着一个椭圆形的大瓷罐。瓷罐被擦得锃亮，旁边桌上倒扣着几排玻璃杯。瓷罐下有个铜开关，客人来了，一拧开关，凉茶便注满杯。客人端起，慢慢饮完最后一口，随即总会从喉咙里发出一声“哈——”，像是感叹凉茶的甘苦，又像是感叹喝完凉茶后的清爽，然后毕恭毕敬地递上五分钱给朝伯，说一声“唔该晒（多谢了）”。

那时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。朝伯的凉茶档，就设在一株名叫“木本”的树下。树有一人多高，枝繁叶茂，像把巨伞，整齐美观得如同修剪过一般。每逢圩日，不少“趁圩佬”都会到朝伯凉茶档坐坐，纳凉、喝茶，讲趣闻、听趣闻，那里俨然成了“趁圩佬之家”，热闹非凡。

朝伯是杨梅村人，他的凉茶取材，不是从中药店买来，而是他亲自到附近的山野采挖的。当地群众说有个头痛脑热、哮喘咳嗽、鼻塞流涕，都喜欢花上五分钱到朝伯那里喝上一杯凉茶，保管见效。有些患者，手头拮据，一时拿不出五分钱，朝伯也会慷慨免单。对方千恩万谢，感激涕零，朝伯则说：“本乡本土，朝冲（看）晚见，大家兄弟叔侄，我送杯凉茶给你喝，好应该的。”

朝伯乐施好善，大家也知恩图报。那些受过恩惠的，那些被朝伯治好病的，什么时候家里养了大阉鸡，或新挖了番薯和芋头，或有什么好吃的土特产，趁圩之机，便会带上，送到朝伯凉茶档里聊表心意。

20世纪70年代初，朝伯驾鹤西去后，凉茶档也不复存在了。据说朝伯下葬那天，闻讯赶来送葬的群众逾千人，这在当年的杨梅圩，一度传为佳话。而“朝伯凉茶——确系使得（确实效果好）”也成了一句当地流传至今的俗语。

《乡音》栏目欢迎投稿。稿件要求具有纪实性，以散文随笔为主，紧扣岭南文化。投稿请发至邮箱：hdjs@ycwb.com，以“乡音”征文为邮件主题，并请提供详尽个人信息。



听乡音《沙帽江》

羊城派二维码

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作为广东深化改革开放的大机遇、大文章抓紧做实

